

進行工作會報，會中要求各地成立聯合查緝平臺，以遏止日漸猖獗的盜伐行為。由於森保處同仁未具警察身分，因此，發現盜伐情形時，僅能通報警方或林務單位處理，總結發生盜伐一〇一年六件，一〇二年十二件，這些案件在同仁們的積極協助下，破案率也已高達九成以上，對於遏止盜伐也產生正面助益。

談到遊樂區委外經營案，負責督導的生產組組長郭孟斯可說是相當清楚，棲蘭及明池原是做為培育樹木幼苗的苗圃；棲蘭苗圃於民國五十三年時設置了蔣公行館，並且救國團常於寒暑假時來此舉辦活動，是當時許多青年學子共同的回憶。

森保處為辦理森林遊樂之推廣，特於民國七十二年設置森林育樂規劃小組，七十八年提出規劃報告書送主管機關審查，經本處多方努力及規劃之下，棲蘭及明池



民國一〇二年鄭仰生處長率張明洵總技師（左二）、于幼新組長（左一）及陳駿銘主任（右一）至多加屯山進行防火林帶之勘查。

森林遊樂區分別民國七十八年及八十二年正式開始營運，頗受大眾好評及肯定，更有著「北橫雙明珠」之美譽。

民國九十四年，森保處依據政府促參條例規範，率先進行遊

樂區委外經營之規劃，並依照採購法規定辦理公開招標作業，最後，由椰子林公司得標。森保處對於委外經營的監督查核機制完備，除了每個月進行遊樂區現場查核外，每季更邀請各界財經或促參相關的學者專家，針對經營成效召開生態監督委員會議，檢討經營之優缺及生態環境影響。

森保處近年來更著手一葉蘭及猴頭菇的復育及栽培，郭孟斯提到包括阿里山及棲蘭山原本即適合一葉蘭生長，山壁旁更常見一葉蘭盛開之景象，但因一葉蘭多生長於崇山峻嶺之中，遊客較難親眼得見，於是一〇二年時張總技師帶領相關同仁至臺大梅峰農場進行參訪一葉蘭培育方式，並由該農場協助森保處復育一千八百多株種球，森保處於100線林道選擇幾處適合地點進行復育工作，成效良好，爾後每年的三至五月便可以看到滿山遍野花蹤了。

森保處有一項有口皆碑的產品，就是森林副產物猴頭菇培育，郭孟斯娓娓道來猴頭菇的栽種歷史，其實森保處於民國七十八年已經開始研發栽種猴頭菇，當時每年產量達一萬多斤，由於極富營養價值，加上口味獨特且物美價廉，相當受到民眾的歡迎。但因為民國九十四年起森保處面臨政府組織再造之政策，於機關單位即將面臨裁併的前提，便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正式停止猴頭菇培育業務。

民國一〇二年現任鄭處長上任後，知悉仍有民眾詢問猴頭菇相關資訊，深覺猴頭菇應有銷售市場，經過人力調整，再運用現有的材料搭建菇棚，並購置太空包，重新生產，結果大受好評，供不應求。郭孟斯說因猴頭菇栽培環境有一定的要求，比如生長溫度以攝氏二十一～二十三度

為最佳，屬於嬌貴型作物，必須視氣候、溫度及濕度予以適當地調整栽種的位置，因此，產量也較不穩定，這也是猴頭菇培育及行銷的艱辛困難之處，不過，猴頭菇培育現場的工作同仁們仍然盡心盡力，絞盡腦汁地去克服困難，為的就是讓更多民眾能夠享用這份最天然健康的美食。



處長鄭仰生（中）與總技師張明洵巡視猴頭菇生產情形，與陳駿銘主任交換意見。

來到處理服務才兩年半的企劃組長于幼新，對於自己所職掌的業務已經相當熟稔，對於森保處協助文化部及農委會將棲蘭檜木林申請為世界遺產的工作，于幼新指出，棲蘭檜木森林無論在氣候地形、景觀美學或生態多樣性上，條件都非常優異，所以被文化部選為十八個提報申請世界遺產的潛力點的其中之一。但因黃煌雄監委非常關心此案，希望文化部與農委會能夠重質不重量，集中精力主推幾個案件就好，於是世界遺產的文化遺產部分，就聚焦在金門建築上，而自然遺產方面，則是以棲蘭檜木林為主。



副產品猴頭菇生產流路圖

不過，由於世界遺產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核定，臺灣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員國，而且即使是會員國，一年也只有一次提案機會，因此，要申請世界遺產的困難度相當高，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只要中國大陸不抵制或反對，加上周邊也擁有如棲蘭檜木林般相當條件的國家，例如日本，能夠協助我們提案，還是有成功的機會。

此外，要提報世界遺產，需有合理的自然保護區土地區劃，以及良好的行政管理機制以維護核心價值。在此方面，森保處的鴛鴦湖自然保留區雖管理得很好，但因面積僅有三百七十四公頃，對於一萬公頃的原始檜木森林的維持來說，面積還嫌不足，因此，林務局及宜蘭縣政府都希望能依森林法，設置檜木森林自然保護區，除針對世遺的提案外，也可照顧原住民部落生活，且針對未來若重啟林業經營，也有好處，所以設置棲蘭自然保護區，可以說是一項多方均能獲益的計畫方案，森保處對此樂觀其成，全力配合推動。

民國一〇〇年六月，環境教育法公告施行以來，森保

處希望民眾能夠上山來，親自體驗檜木森林的自然生態，因此編撰了《霧林一百》這本介於資源研究專書與普及化導覽摺頁間的解說手冊，深入淺出的介紹這片森林的自然資源，以及森保處的各項作為。于幼新說，一〇二年下半年，處裏利用工程結餘款，在130線一點五公里處，打造了「檜木小學堂」，沿用四年前所設置的環形木棧道，重新設立互動式的環境教育解說牌，以吸引來訪民眾興趣，藉以了解森林生態系的概念，小學堂成立後，許多單位也紛來參觀取經，造成相當轟動。

在森保處五十五週年前夕的十月一日，才在100線林道入口守衛站旁設立的「榮啟山林」紀念碑，是為了緬懷當年為了開發這片山林而犧牲殉職的前輩們，意義重大。負責這項業務的辦事員龍小霖，是在民國七十五年來到森保處服務，將近二十八年的時光，讓她對森保處的人、事、物充滿了感情。記得民國七十八到八十一年間，她是處理森林遊樂區的工作，當時棲蘭正準備開園，各項業務如火如荼進行，她首開啟用女性員工擔任服務員的制度，而且服務第一，吸引了眾多客源，自己也覺得頗有成就感。

龍小霖記得當時自己年輕，常常隨著處長，前往傷病的榮民、員工家中或山上的林班進行慰訪，到山上時都是跟著長官一起住在設備簡陋的工寮中，長夜清冷寂寥，大家烤烤火，聽聽前輩們擺起龍門陣，聊聊早年的奇聞軼事，山上下起夜雨，雨點打在工寮鐵皮屋頂上，叮咚叮咚嘩嘩直響，煙霧瀰漫中，老前輩們佈滿皺紋的和善笑臉清晰浮現，那樣的聲音與影像深深印在心中，怎樣都抹不去，因

此，她對於這些為了國家及山林奉獻付出的老榮民狀況，非常了解。

由於森保處組織改造，在一〇四年計畫併入環境資源部，森保處所有同仁五十五年來為了這片山林所做出的犧牲奉獻，不應該被抹滅，所以，在鄭處長的指導之下，積極辦理文史彙編的工作，建碑紀念便是其中一環。為了尋找殉職前輩們的名單資料，龍小霖及相關同仁可說上窮碧落下黃泉，翻遍了故紙資料，最後終於找出了八十一人的名單；而建碑的巨型大理石，也因緣際會的由花蓮的榮豐礦業公司（其前身為榮民大理石工廠）免費提供。

揭碑當天，在100線林道入口處，儀式是由輔導會副主委劉國傳主持，多位前任的森保處處長也均到場致意，龍小霖是擔任司儀，她說，當布幕落下的那一剎那，只感覺前輩們為國為民付出的英勇事蹟，全部在碑石上騰空而起，那些年在山中無盡的夜裏，所傾聽前輩們的心聲，也如氣泡般汨汨湧現，那時的感動，實在是言語難以形容。

大家踴躍的談話接近尾聲，話語中掩不住對森保處的依戀及期勉，誠如陳駿銘主任所言，能夠到森保處來工作，真的很幸福，他對於這一切，都心存感激，相信不止是他，每位森保處的員工都對這裏懷著感恩的心情。即使未來無法在同一個單位從事相同工作，但對於能夠回饋森保處以及這片美好山林的心聲，應該是人人皆同的。



民國一〇三年十月一日五十五週年處慶受獎同仁與前處長劉子田及處長鄭仰生合影



民國一〇三年十月一日五十五週年處慶受獎同仁與前處長王易謙合影



民國一〇三年十月一日五十五週年處長鄭仰生主持處慶活動歡迎前輩回娘家



民國一〇三年十月一日五十五週年處慶受獎同仁與頒獎人前處長王成明合影



民國一〇三年十月一日五十五週年處慶受獎同仁與頒獎人前處長劉子田合影

第一排右起姚鶴年前副處長伉儷、黃定和市長、鄭仰生處長、李惠鈞前處長、王易謙前處長、劉子田前處長、龔力前副處長、王成明前處長、來勻德前副處長、江碧華縣議員、任順青。



猴頭菇培育

輔導會森林保育處多年來在森林的開發及保育方面，執行政府政策，並配合組織更迭及轉型，不斷修正森林經營管理方向，前輩們的用心及投入有目共睹。其中在森林副產物的猴頭菇培育方面，更是讓人津津樂道。

猴頭菇是中國傳統四大名菜之一，味鮮滋養，是極具經濟價值的天然健康食品。原分布在中國大陸東北山區，是生長於櫟樹及胡桃木等闊葉樹上的野生菌種，經林業試驗所引進，於民國七十八年由森保處試驗栽培成功，並在棲蘭山林區設置培養場大量培育。

森保處猴頭菇問世後頗獲好評，不僅成為餐廳料理，更成為名產店特色禮品，惟因森保處人員精簡，民國

九十五年五月停止生產。森保處現任處長鄭仰生上任後，有感於猴頭菇停產實在可惜，乃於一〇二年三月重新開始生產，上市後被搶購一空，目前已可維持穩定產量供民眾選購。



猴頭菇

力行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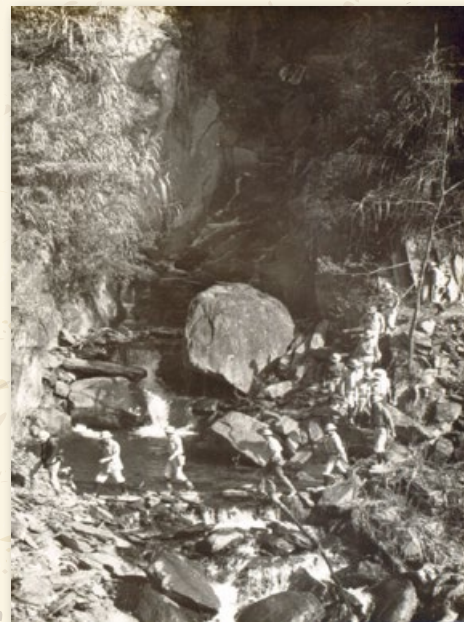
楊義水 技師

民國一〇三年七月七日
楊義水於宜蘭自宅受訪，
右後方的縫紉機是民國
五、六十年代許多家庭
主婦響應政府「客廳即
工廠」號召的生財工具
之一。



眼前這條山溝，目測約為二米出頭，對於四十五歲的楊義水技師來說，這樣的寬度應可一躍而過，尤其一道上山的還包括林務局與觀光局的人員，前頭已有二人順利跳過溝去，為了順利完成探勘工作，楊義水也沒有多做猶豫，往後助跑幾步便向前一跳；他的腳其實已經踩到山溝邊沿，但因山上霧氣重，溝沿長滿了青苔，十分濕漉，楊義水的鞋底一滑，整個人便跌落了溝底，雖然傷勢沉重，但楊義水咬著牙，仍然完成了這次探勘工作。但也因為他對於森保處工作的堅持而疏於兼顧自己的身體，導致往後病痛長年纏身，「這攏是命啦！」楊義水語氣中不見一絲怨懟，眼中對森林自然的熱愛光采，蓋過了身體不適的晦暗。

在瑞芳山區長大的楊義水，從小就在家中幫忙農事，養成吃苦耐勞的個性，後來考進瑞芳高工土木工程科就讀，畢業後進入當時的河川局第十二工程處擔任監工員，



本處創立初期榮民跋山涉水到原始森林進行每木調查，在交通及各方面都相當不便的年代，工作人員承受的身心壓力可想而知。

累積了不少土木工程現地的經驗。而輔導會森林開發處於四十八年成立之後，是以伐木生產木材為主，因此需要擴展多線林道，於是也積極招攬測量開發新路的員工。此時，因緣際會，楊義水到宜蘭拜訪同學，這位同學剛好任職於森林開發處，於是便推薦楊義水進入森林開發處，那是民國五十二年七月一日，一直到九十一年退休，楊義水在森林開發處貢獻了將近四十年的光陰。

剛進入森林開發處的楊義水，是擔任自己本行的建築工程監工，而他也將自己的所長，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於早年各項工程作業均無委外規劃，因此幾乎都是在他手裏建設完成。就印象所及，「包括木材加工廠辦公室與廠房增建、貯木場辦公室、卸木工房及場地整建、油脂庫新建、宜蘭招待所改建、棲蘭山及立霧溪工作區辦公室、宿舍、倉庫、道班房、油庫，以及棲蘭苗圃員工宿舍等工程，大概都是在我手中完成。」一項項的工程建設，彷彿象徵著戰役的榮譽勳章，掛滿了他的胸前。



民國五十年代林道測量—右為楊國同造林工

對於木材加工廠，楊義水印象最深，因為他在五十五年就參與了木材廠的所有興建工程，他說，當初木材廠建廠的土地共有二十三公頃，望去一片空曠荒蕪，他們工程隊從木材廠的廠房、辦公室、拋板廠、鋸木廠、貯木廠、卸木工房等，一幢幢的建築，在日夜趕工下，從荒地上巍然興起，面對著這一切，他特別有成就感，那樣的情感，彷彿是面對自己拉拔養大的兒女一般，這樣的心情，非當事人實在很難體會。

尤其是當年的木材廠肩負了相當重大的責任，因為森林開發處全盛時期，員工將近三千人，木材廠屬於生產事業單位，當時九年國教剛起步，全國課桌椅的需求量大增，木材廠所製作的課桌椅品質好又耐用，逐漸吸引了全國各中小學校的訂單，業績突飛猛進，亮眼的盈餘便反應在員

工的福利之上，楊義水說，不僅三節發放獎金，且年終與考績獎金加起來，最好的時候可以拿到五個月，每位員工都士氣高昂，可以說是森林開發處最輝煌的全盛時期。

楊義水也提及一段工程建設的軼事，那就是現在棲蘭歷代神木園區中的福德廟（土地公祠），因為當初還未興建歷代神木園區時，原住民在那兒即建有土地公廟，作為祭拜神祇之用，但之後林務局怕祭拜燒紙，容易引起森林火災，有意拆廟，但遭到原住民反對，楊義水因此專門為這座福德廟畫了設計圖，於歷代神木園區規劃時，一併興建，解決了可能引發的衝突。



民國五十年代的每木調查作業

除了各項工程建設的筭路藍縷之外，楊義水另一項重責大任便是林道開闢的前置作業—探勘。楊義水拿出手上現有的資料，提及森林開發處由民國四十八年至七十四年（之後因環境保育因素，不再新闢林道）的二十餘年間，總計興建了三百三十八公里左右的林道。而在開闢林道過程中，先期的探勘工作可說是重中之重，因為必須顧及環

保，不可破壞原生林，因此，探勘隊員可說均肩負了相當重要的責任。

林道探勘的測量隊，通常是任務編組，由工務組派出工程人員擔任隊長，隊員則含括林道班、林業工作隊等成員，楊義水記得很清楚，「當時開闢林道，每公里大約要測量十天左右，測量三公里就需要一個月。」在全數開闢的三百三十八公里林道之中，楊義水參與了大多數的探勘工作，無論在大甲、佳陽、環山等山區，深山峻嶺、懸崖峭壁，原始山林的環境可謂十分險惡，但他和所有測量隊的成員都是甘之如飴，「因為身上的使命感，不可以丟臉哪！」山林中的艱困歲月，也養成了楊義水凡事堅毅不屈的個性。

談到自己受傷的那段經過，即使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但楊義水臉上仍不禁一黯，他記得很清楚，那是在民國八十二年，早春三月的天氣，臺七線往明池山上的區域仍舊籠罩著一片霧氣，他陪同林務局及觀光局的人員，一同前往準備要開發的明池遊樂區，勘察住宿區的位置。之所以觀光局及林務局人員也需同行，最主要是因為遊樂區開發，不能夠損及原生林，所以相關單位也共同會勘。

在他不慎摔掉山溝受傷後，由於明池遊樂區的開發工作緊鑼密鼓（明池森林遊樂區在民國八十二年十月開幕），所以他根本無暇去看病，最後臍關節患處發炎生膿，他先是在員山榮院看診及手術，後來不見好轉，傷後八個月，他轉往臺北榮總就醫，前後經過四次手術，治療腰椎及臍骨之傷，最後甚至更換人工臍骨關節，配合長期復健治療，

但頸、胸、腰椎及臍骨關節僵直情形，仍然無法改善。因此，楊義水在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因公全殘退休，離開他奮鬥奉獻了將近四十年的森林保育處。

回憶起當年在森林開發處的歲月，有苦有甜，楊義水記得，當時的月薪才七百多元，併入了加班費，才九百元左右，要養家活口實在困難。他在五十四年和太太結婚，當時是租房子住，到五十七年買了現在的房子，「當時的價錢要十二萬三千多元，而我的月薪只有九百元」，而房價中的九萬元是貸款，楊義水苦笑著說，「當時真是煩惱得要命」。所幸楊義水娶了一位好太太，平常他在山上探勘道路或執行工程作業時，楊太太花了些錢，買了一臺勝家縫紉機，開始了她替人作衣服的家庭工廠生涯，「可別小看縫紉機的功用，替人作衣服除了貼補家用，還將購屋的貸款還清，同時把三個孩子都拉拔長大。」楊義水望著太太的眼神裏充滿了溫柔。

楊家客廳的角落裏還放著一臺老舊的「Rong Crown」牌縫紉機，可收納的機體本身，以及可折疊式的紅木面板，腳踏的鐵架及圓軸，還有木板下方兩側各有一個雙格、可以放置針線材料雜物的紅木抽斗，「這是我用過的第三臺縫紉機，一直到他九十一年退休，我才沒有再替別人做衣服。」這架捨不得丟掉的縫紉機，便靜靜在楊家客廳裏待了十二個年頭，古樸陳舊的機身，似乎在訴說著主人一家過往奮鬥的人生。

那個經濟剛起飛年代的艱苦環境，似乎家家都相同，楊太太說，其實顧家做針線活兒都不算累，長年下來早已

習慣，但先生受傷那段期間，有一次腰椎開刀，整整四個月臥床無法動彈，可確實是難熬。因為三個孩子都還在讀書，也需要人招呼，她乾脆將先生的床搬到客廳來，以方便一面做衣服，一面照顧先生。楊義水在退休後，為了維持身體健康，即使行動不便，每天早上都是四點起床，五時許便和太太一起出門，拄著柺杖，到員山堤防散步，「兩個小時走一公里」，兩夫妻相互扶持，在晨曦中緩步前行的畫面，深深刻印人心。

結束訪談，楊義水撐起行動不便的身軀，堅持送客到



民國六十年代同仁於棲蘭青年活動中心前合影，左起楊義水、周文彬、楊一統、藍盛康、陳章琳。

門外，站在正午毒辣的陽光中，門廊下他蹣跚的身影旁，是小心翼翼、不露痕跡撐持著他的太太，老夫老妻間的情感恩義，無須多言，在一舉手一投足間，自然流露。

民國六十年七月第一任副處長蘇書田回森開處探視老同事，於宜蘭今日餐廳餐敘；前排右起現任副處長張鳳閣（第二任工務組長）、蘇書田、第一任工務組長鄧書才；後排右起陳章琳、藍盛康。



楊義水參與了大部分林道開闢的前置作業—探勘。圖為民國五十一年左右即開設的林道。